

老舍作品

# 西望长安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  
(一)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# 西望长安

老舍 著

# 目 录

第一幕 .....	3
第二幕 .....	26
第三幕 .....	50
第四幕 .....	73
第五幕 .....	93

## 人物介绍

栗晚成——男，二十五到二十九岁，“党员”、“英雄”、“干部”。

荆友忠——男，十九到二十三岁，青年干部。

程二立——男，十四到十八岁，农民。

平亦奇——男，二十七到三十一岁，西北农林学院的干部。

杨柱国——男，二十九到三十三岁，西北农林学院的党支书，后调任农业技术研究所主任。

林大嫂——女，三十多岁，林树桐的妻，家庭妇女。

林树桐——男，四十岁左右，中南区农林部的科长，后调任中央农林部的人事处处长。

达玉琴——女，二十四到二十七岁，女干部。

卜希霖——男，五十岁左右，中南区农林部的科长，后任中央农林部司长。

马 昭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中南区农林部人事处处长，后任中央农林部办公厅主任。

金 丹——女，二十多岁，记者。

---

冯福庭——男，三十多岁，勤务员。

铁 刚——男，将近四十岁，老干部。

唐石青——男，四十来岁，陕西省公安厅的处长。

王乐民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公安厅的科长。

杜任先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公安厅的干部。

群 众——男女干部若干人。

## 第 一 幕

时 间 一九五一年秋，午前。  
地 点 陕西某地的农林学院附近。  
人 物 栗晚成 荆友忠 程二立 平亦奇 杨柱  
国 男女群众若干人。

〔幕启：西北农林学院是在陕西省里的高原上，有大片的果园和农业试验场。我们望过去，高原上真是灿烂如锦：刚长熟了的柿子，象万点金星，闪耀在秋光里；晚熟的苹果还没有摘下来，青的、半红的都对着秋阳微笑；树叶大半还很绿，可是这里那里也有些已经半黄的或变红了的，象花儿似的那么鲜艳。在密密匝匝的果林里，露出灰白色的建筑物的上部，那就是学院的大楼。〕

我们离高原还有三四里地，所以高原上的果木与高楼正好象一张美丽的风景画。

越往离我们较近的地方看，树木越少。可是从高原一直到近处，树木的绿色始终没有完全断过，不过近处没有高处的果林那么整齐繁密罢了。在几株绿树的掩映下有一所房子，墙壁都刷得很白，院门对着我们。绿树的接连不断好象是为说明这所房子和学院的关系。它也是学院的一所建筑，现在用作农业训练班的教室和宿舍。管理训练班的干部一部分是由学院抽调的，一部分是由省里派来的。受训的都是各县保送来的干部。大门的左边挂着一块木牌，写着“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”。院墙前面是一片平地，象个小操场。白墙上贴着许多抗美援朝的标语。

咱们的戏剧就在这所房子外面开始。

〔在开幕之前，我们已听到铃声：院内受训的干部们已上课，所以不见人们出入。空场一会儿之后，假若我们的听觉敏锐，就可以听到皮鞋嘎吱嘎吱的响声。他出来了。

〔他就是栗晚成，以相貌说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不用“其貌不扬”来形容他，而且不能不

觉得这么形容很恰当。可是，我们必须公平地指出，他的气派是十足的。他穿着一身相当旧的军衣，没有符号；可是胸前挂着五六个奖章。军衣越旧，越显得这些奖章的确有些来历。他的鞋是极笨重的红铜色的厚底皮鞋，只要脚一动，它们就发出声音来。他非常会运用这双皮鞋的响声，先声夺人地增加他的威风。他的军帽也很旧，正和军衣统一起来，替他随时说明他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。

假若他高兴去作个演员，他也必定会得到许多奖章的。他极会表情。他的眉眼不动的时候，就表现出十分严肃，令人起敬；他的眉眼一动，就能充分地表现对不同的事体所应有的不同的感情。他的脸似乎会说话。

他的左腿在战场上受过伤，所以走路微微有点瘸，这使他经常缓缓而行，更显得老练稳重。皮鞋的响声也因此一轻一重，有些抑扬顿挫。

他也是来受训练的，可是因为身体不大好，文化高，所以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要

求：只看讲义，不必上课。领导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。现在他独自在操场上散步。〔一个受训的年纪很轻、很天真的干部，荆友忠，从院里走出来。一边走，他一边用拳轻敲自己的头。栗晚成已看见荆友忠，但仍旧散步，没有招呼他。但是荆友忠赶过来，先开了口。

荆友忠 栗同志，你今天好些吗？

栗晚成 （立住）啊——好一点。（在不屑于跟荆友忠谈心之中带出点体贴的意思）你怎么也没上课？

荆友忠 （又捶了头部两下）我的头疼！

栗晚成 （不能再冷淡了，带着感情地把手放在荆友忠的肩上）你，你，你……（结巴了这么几下，抬起放在荆友忠的肩头上的手，去摸自己的脖子，似乎是因为那里很不舒服，所以造成结巴）你应当去躺下休息。吃……吃吃一片阿……阿斯匹灵。多……多喝开水。

荆友忠 （感激地）我散散步就行，用不着吃药！我请了半天假。我最恨请假，可是头真疼！

栗晚成 你要是这么着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看我，老不能上课！

荆友忠 咱们俩不一样，你是英雄，国家的功臣！你应当多休息！

栗晚成 不能那么说！既是功臣，就该处处带头，什么事都走在前面！

荆友忠 （抢着说）那不是你不愿意上课，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好！淮海战役，你身受五处伤，还肯来学习，谁不佩服你，谁不想跟你学习！再说，你的文化高，又学过农业，看看讲义就行了，何必上课！哼，说真的，我真想建议，请你给同学们讲讲课，你未必不比教员们讲的更好！是吧？

栗晚成 我……我学过的东西都早忘干净了！我在大学还没毕业就去参军。当时我想：学业固然重要，可是参加解放战争更重要！不是吗？

荆友忠 你聪明，不至于把学过的都忘了，你是谦虚！你作过团参谋长，立过大功，可是还能这么谦虚，这就是你的最好的品质！

栗晚成 别……别……别再这么夸奖我，这教我难过！你的头疼怎样了？该去找医生看看吧？

荆友忠 现在就好多了！跟你谈心能治一切的毛病，连思想上的毛病都能治好！

栗晚成 你既不肯去找医生，那么咱们就谈一谈。请你告诉我，我有什么缺点吧！

荆友忠 嗯……（思索）

栗晚成 想想，想想再说，要说真话！哪怕是一点小缺点，也应当说！给你提个头儿吧：同学们对我的印象怎么样？

荆友忠 大家没有不佩服你的。你既是战斗英雄，又是模范党员，谁能不钦佩你呢！

栗晚成 总多少……多少有些不同的意见吧？

荆友忠 嗯，同学里也有说你不大和气的。（急忙补上）可是，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你有病，所以才不大爱说话。你知道，同学里多数是年轻小伙子，爱听你说话，希望你多告诉他们一些战斗经验，生活经验。

栗晚成 （叹气）唉！我并不是孤高自赏的人！反之，我最愿意帮助别人！恐怕大家还不知道，我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困难，有些结巴，所以显着不大和气。

荆友忠 我知道！我知道！我已经告诉了大家：你脖子上受过伤，所以说话不方便。我不是故意地给你作宣传，我是要教大家更多地了解你！

栗晚成 （感动）谢谢你！谢谢你！我告诉你实话吧，这……（指脖子）这……这里还有一颗子弹！

荆友忠 （大吃一惊）一题子弹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应当上医院，不该在这里学习！

栗晚成 医院？早去过了。几位最有名的医生都给我检查过，他们都说：子弹离大动脉太近，一时不……不……不能动手术！

荆友忠 （急切地）难道一辈子老带着它吗？

栗晚成 什……什……什么时候子弹自己挪动开，离大动脉远了点，什……什……什么时候才能开刀。

荆友忠 （关切地）子弹自己会挪动吗？

栗晚成 它自己会活动！每逢一打大雷呀，它就不老实，大概是电力的作用，它会在里边贴着肉吱吱地响！

荆友忠 吱吱地响，疼不疼呢？

栗晚成 那还能不疼！可是，我既然能在战场上受了伤还不退下来，我就会忍受这点痛苦。一疼起来，我就咬上牙，用尽力量踢我的腿，教我的受了伤的腿也疼起来；上下一齐疼，我就慢慢地昏迷过去，象上了麻药似的。

- 荆友忠 这不行！不行！（要走开）
- 栗晚成 你……你干什么去？
- 荆友忠 （立住）我去见党支书，建议把你马上送到医院去。这里离西安不远，坐火车只要两三个钟头。你必须去住医院，即使一时不能动手术，也应当设法减少你的痛苦。我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为国家流过血的英雄！假若组织上不能供给一切费用，我去发动同学们帮助你！我自己……（摸自己的衣袋，没找到什么）我自己……（看到自己的手表）好，我没有现钱，（摘表）送给你这个表吧！
- 栗晚成 （大为感动）友……友……友忠同志！我接受你的友谊，可不能接受你的礼物！你……你……你的这点友谊，我永远不能忘！谢谢你！谢谢你！
- 荆友忠 你拿着，晚成同志！手表可以有钱再买，这点友谊是无价之宝！以后，我什么时候想起你接受过这点小礼物，我什么时候就感到骄傲、光荣！你拿着！
- 栗晚成 （感情激动，结巴得直咬牙）别……别……别……（头上青筋跳起，手微颤，眼珠往上翻，象要昏倒）

- 荆友忠 （赶紧扶住栗晚成）晚成同志！晚成同志！  
（头上也出了汗）
- 栗晚成 （挣扎着说）别……别让我这么着急，好不好？
- 荆友忠 好！好！我不再勉强你！（把手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）我……我年轻，作事没有分寸！
- 栗晚成 我知道你多么热情！
- 荆友忠 好啦！我去见党支书，要求送你入医院，总可以吧？
- 栗晚成 那也不必！
- 荆友忠 怎么？
- 栗晚成 我问你，假若你是残废军人，现在又调你去学习军事，你去不去？
- 荆友忠 只要我还能走能动，我必定去！
- 栗晚成 好！前些日子，我要求军政大学——我是军政大学预科毕业——调我去受训，现在已经得到指示，教我到中南去集合。你看，我去不去？
- 荆友忠 你自己要求的，还能不去？不过，你既在这里学习农业技术，为什么又要求受军事训练呢？
- 栗晚成 （戏剧地往白墙上一指）看！看！

荆友忠 抗美援朝！栗同志！栗同志！我没的可说了！你已经是英雄，还要作更大的英雄！太可钦佩了！可是，栗同志，你的身体，身体，行吗？

栗晚成 我的身体的确不好，可是我作过团参煤长，我会指挥；我有文化，我容易掌握机械化的知识。受完训，我出去就要打个大胜仗！

荆友忠 对！对！对！我也去要求参军！

栗晚成 你不用！掌握农业知识、技术，去领导农村互助、增产，支援抗美援朝，也是重大的任务。我过惯了部队生活，离不开部队！在教我转业的时候，我哭了一大场！（掀起裤角）我的腿受了伤，我落过泪吗？没……没有！（急放下裤子，急掀起制服前襟，露出腹部）敌人的刺刀已经刺到这里，（指腹上的小疤）我眨了眨眼没有？没……没有！我瞪着敌人！拍，拍，两手枪，把敌人打倒！（急放下衣襟，急指脖子）子弹打进这里，我昏倒在战场上。醒过来。我已经是在医院里，不能吃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我落过一滴眼泪吗？没……没有！可是，后来听说我得转业，我落了泪——不，我大哭了一场，

好几天，我没有好好地吃、好好地睡！思想斗争，强烈的思想斗争：想了几天，我才认识清楚，我必须服从命令，必须转业。拿了介绍文件，我到了省里，省里把我分配到安康专署，作民政科的科员。科员小吗？不小！只要能够给人民服务，什么工作都是重要的。在安康，我给他们作了不少事！后来，组织上派我来学习，我就来了，一切服从组织！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也正作思想斗争。可是，你我的历史不一样，经验不一样，我能作的你未必能作，你能作的我未必能作。拿打篮球说吧，我的腿脚不灵便，打不过你。可是，要是打靶呢，我闭着眼也比你打得准，不是吗？听我的话，安心地在这里学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
荆友忠 你说的很对！很有理！可是，我一旦打定了主意，就不轻易改变。你受过伤，还要去参加抗美援朝，何况我这年轻力壮的人呢！（又要走开）

栗晚成 你又要干什么去？

荆友忠 你还猜不着？

栗晚成 我……我猜不着！

荆友忠 （得意地笑了）我去发动大家，组织个最盛大的欢送会！

栗晚成 （假装不解）欢送谁？

荆友忠 谁？你！你等着瞧吧：干训班全体同学都得出席，连学院的党团员、党团支书都来参加，给你戴上红花，大家一同照相。然后一齐送你到火车站去！

栗晚成 等一等！等一等！我的事，除了干训班的支书和学院里的支书，还没有人知道。你先别给我宣传。你现在就去宣传，万一他们考虑到我的身体，不批准我去，够多么难为情！

荆友忠 有理！有理！好！我暂且一声不出。不过，万一我说出去，你也别怪我；理智往往控制不住热情，是不是？

栗晚成 说真的，友……友忠同志，我怕欢送！

荆友忠 你老是这么过火的谦虚！

栗晚成 倒不是怕讲话，我很会讲话，连平支书讲话的稿子都由我修正！就是怕说话困难，教大家难过！

荆友忠 先不必顾虑那个！你无须说话；往那里一站，大家就都得受感动！告诉我，我现在可以替你作点什么？